



## 新民晚报

那天,母亲从针眼中穿过一根丝线,顿时高兴得像一个孩子。七十多岁的母亲,眼已昏花,双手颤抖,年轻时轻易就可穿过针眼的丝线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,幸好,母亲终于还是成功了。

对于一位母亲而言,穿过针眼的丝线象征着她仍未老,仍有缝补衣服的能力,仍有照顾孩子的能力,于她而言,这已是最大的幸福了。

这时,母亲对我们说:“你们看,我还能穿针引线,你们有衣服破了,不要急着扔,拿来给我,我给你们把衣服补好,你们小的时候,总嫌我打的补丁太多,针脚太松散,那时太忙,现在我有时间了,给你们缝得细一些。”

我们几个子女相视一笑,但随后还是各自回家取了几件衣服给母亲,我们郑重地把衣服交到母亲手上,嘱咐她不要着急,衣服不急着手,慢慢补就可以,手指要戴好顶针,千万不要伤着手。

看着母亲眉开眼笑地收下衣服,我们的眼角却泛起了泪花。

没过两天,我们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母亲说:“衣服补好了,下班过来拿吧,顺便吃个饭,你爸买了条大鱼,正在锅里热着呢。”

母亲的语气不容置否,我只得答应,推掉了晚上的饭局。下班路上,我突然想起,小时候,家里穷,很长时间不见荤腥,父亲便会自制一些工具到附近的河里捕鱼,给个招呼,你不知道啊,那一刻是有多么的幸福。”

## 针眼中的幸福

石兵

他总是能捉到大大小小的鱼,回到家里,父亲会熬一大锅鱼汤,鲜美的味道令我至今难忘。

想着想着,便走到了母亲家的楼前,突然,我又闻到了记忆中熟悉的味道,那是父亲熬制的鱼汤,如此平凡又如此独特。我放慢脚步,细细回想着这亲切的味道,恍惚间,竟仿佛回到了久违的少年时光。

走到家门口,我惊奇地发现,两个姐姐都在门口站着,她们轻声说笑,见到我过来,便示意我不要出声,然后轻声对我说:“咱爸好久没有做鱼了,我们想多闻闻这鱼汤的味道,小时候,咱家一做鱼,鱼汤味道就会飘出门外,放学的同学们经过咱家门前总会投来羡慕的目光,那时,我们会故意站在门前,骄傲地和她们打

我们越说越兴奋,声音也越来越大,母亲终于听到了动静,她打开门,对我们说:“在门前站着干嘛,赶紧进来,这么大了,还和小时候一样,不叫不知道回家。”

母亲的话令我心头一动,我明白了,原来所谓的修补衣服,所谓的熬制鱼汤,都是因为父母想要让我们常回家看看。想到这里,我和姐姐们对视了一眼,从彼此眼中找到了共同的答案。

父亲熬制的鱼汤鲜美无比,母亲缝补的衣服针脚细密,但这一切都抵不过家人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,即便只是聊聊家常,只是谈谈话,甚至只是静静地坐着不说什么话,也是如此的幸福美满。



滑板——飞人——摄影——叶奇

全球气温变暖的这些年,西安也难见到雪了。物以稀为贵,偶尔飘来一场雪,朋友圈都刷屏了,大家兴高采烈地约着吃火锅,去公园或旷野拍雪景,仿佛在迎接一个节日。

下雪,从来都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。三十年前的农村,冬天冷得堪比冰窖。偶尔晴空万里,男女老少也是穿着臃肿的棉衣棉裤以及肥胖的棉鞋,两只手抄在袖口里,站在门前晒太阳。寒假是一年中最冷的时期,终于不用去上学了,小孩子们个个赖床。这时,要是忽然瞥见了窗外的雪花,或者听见谁说了一句“下雪了”,就如同收到了军令,一骨碌爬起来,也不管衣服有没有预先在被子里暖热,拉过来就往身上套。

课本里说“瑞雪兆丰年”,可麦苗长势好坏,粮食丰收与否,不关小孩子的事。只要有好玩的东西,我们就开心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,冬天的生活单调枯燥,小孩子的娱乐太少,天天都是丢沙包、跳皮筋、踢毽子。我们对雪的期盼,超过了腊八节和冬

对一个地方的记忆有时就这么简单,是一段过往,或是个特别值得回味的日子,而我对“新雅”的印象是从家族的四次婚宴开始的。

我的长辈几乎都住在紧贴南京路周围的大马路上,我小时候去亲戚家,玩得最多的也是南京路。那时的南京路还没有步行街这一说,更没有现在的“高大上”,一店一品是它的基本业态。就是那些名扬四海的百年老店如同一位长者,温婉而随和。我流窜其中,乐在其中,几乎在每家商店里

都留下过足迹。不过,再怎么走,“新雅”是不进去的,它仿佛是外公的专利。我的外公带家人上餐馆,从不去第二家。现在回想起来,他偏爱“新雅”或许是因为曾和李大厨是朋

友。他们从上世纪30年代就认识,以后李大厨到哪家店掌勺,他就跟着去那里,食客限定厨师走的事并不鲜见。我听外公说起过李大厨有五个哥哥,都是吃“油水饭”的,而李大厨则善于创新,他的一道技艺复杂的“酥皮奶油鸡”曾轰动沪上。

## 婚宴渐进曲

章慧敏

是毛绒。我翻过靴子一看,鞋底布满了凹凸的花纹。真是人靠衣装,我穿着棉靴,再配上过年的新衣服,站在镜子前一照,就跟换了个人似的,俨然一个洋娃娃。

但新衣服要等到过年才能上身,棉靴正当季,还防滑防水,雪天穿最合适不过了,平时显得过于隆重,所以我一直盼下雪。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,我还是没有等来一场雪。心痒痒了,我就把棉靴拿出来,左看看右看看,然后再装进鞋盒放回柜子。

我已经记不清,把鞋盒拿出来过多少次。只要我在家,只要想起来,我就把棉靴取出来摸一摸、看一看,试穿一下。雪不来,我不能理直气壮地穿棉靴。腊月中旬是我的生日,到了那天,棉靴仍未上脚。一天晚上,天气预报说第二天有雪,我当下就洗了脚,换了干净的袜子。我把棉靴拿出来放在枕边,激动了好半天才睡着。第二天早晨,我睁开眼睛,大声喊正在扫院子的妈妈,问她,下雪了吗?得到肯定回答后,我趴在窗台,拉开帘子一看,果然下雪了。我不惧寒冷,没等衣服在被窝里暖热,就一层层地穿好,然后跳下床,穿上棉靴,跑到院子中央。只见雪花以铺天盖地之势,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。我蹦蹦跳跳地叫着,下雪了,下雪了,终于盼到了!

玉米形南瓜味的慕斯、“黄绿”相间的太极羹、宛若游龙的贝贝鱼、清凉味鲜的东坡肉……垂涎欲滴的香气在空气中逐渐弥漫开来,一点一点地吹进食客的鼻中。不远处,天真烂漫的孩子啃着刚做好的南瓜饼,盯着镜头愣了几秒后害羞地躲开了。

清蒸、煎炸、熬煮、雕花、拼盘,是何种大餐正在食用者的味蕾上翩翩起舞,是鲍鱼,是龙虾,还是鹅鸭?刚到

由此可见,我家的婚宴在李大厨的店里也就不足为奇了,受我外公的影响。第一次婚宴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大舅准备在饭店里举行结婚仪式,可他失望而归,整条南京路上居然没有一家餐馆提供宴席。大舅只得硬着头皮去亲戚朋友家收肉票证,勉强在家烧了两桌家宴。

第二次婚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堂舅也想在“新雅”摆上两桌。但这时南京路上的酒店还不承办酒席,只有堂吃。堂舅看了菜单,可供选择的菜并不多,而且还得先买筹子,然后自己去端菜端饭,当时的酒店更像是个大食堂。堂舅无奈,决定派出家人提前去抢占座位,然后将小方桌拼成长桌,每桌坐8个人,服务员也由姑嫂妯娌充当。那一天,他们几乎点遍了饭店里所有的菜肴,什么辣白菜、方腿;咖喱鸡块、蚝油牛肉、蘑菇青菜……那个年代形式不重要,有吃就很满足了。

第三次婚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我家小舅要结婚了。他脑子活络,开了后门这才摆了喜宴。直到今天他还能清清楚楚地忆起当年50元一桌的菜肴好不丰盛:有青豆虾仁、蚝油牛肉、芙蓉鸡片、奶椰戈渣,咕佬肉;还有葱油鸡等几道大菜,最后上了甜品:奶油布丁。能订上酒席已是不易,更何况还有这些平时难得吃得到的佳肴,小舅在亲朋的喝彩声中长足了脸。自然,那些剩余的汤汤水水绝不会浪费,都倒进带去的钢精锅里了。

第四次婚宴是堂舅的儿子结婚,喜酒还是在李大厨的店。这一次绝对称得上鸟枪换炮:南京路步行街的火爆,让人感受到什么才是人气。在宽敞气派的大厅里等电梯时,我的眼里装满了美轮美奂,而开宴时首先摆上桌的冷盘:乳猪八小碟,有个好听的名字:“金玉满堂”,既好看又讨口彩……

如今的“新雅”早已走出了上海,那些看家菜水准的“蚝油牛肉”“咕佬肉”“清炒虾仁”作为半成品也早就走进了寻常百姓家,只要愿意,足不出户就能天天在家吃。岁月悠悠,我家的四次婚宴折射了中国人生活的大变化,我内心的赞美多于感叹,记忆如同一座桥,最真实的才最难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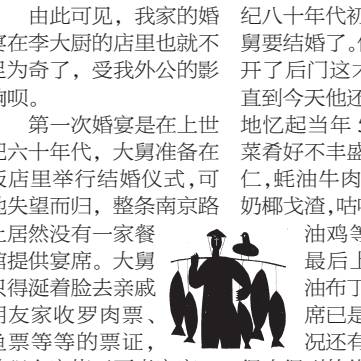
刚记事时,我就被母亲批评为“疙瘩”,要是她匆忙间没有给我把衣服裤子穿服帖,蜷在一起的话,我会哭。五岁那年我上学了,读二年级。印象最深刻的,是“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。”从此铭记。

七八岁时,每年冬春之际,我学会了到田头路边挑野菜。那个年代的崇明乡村,荠菜肉馄饨以及“肉包子”是难得的美味。拌了荠菜的肉馅,塞在油豆腐里,烧熟了,就是肉包子。我清晰地记得,每次和母亲一起择菜,择到竹篮快见底时,她会把篮子一推,说“没心相了(没耐心了)!”我总是很气——她是大人,怎可以如此不认真?

现在想来,当年的母亲,带着我和弟弟在乡村小学教书,每天早上“要汰一脚盆衣裳”,白天上课,晚上在办公室备课批改作业,有时回到宿舍还要纺纱(因布票不够用),实在没有时间把每件事都做得细致周到。

稍长,我一直被母亲唠叨,说我“磨叽”。长大以后,我才会反驳:“正因为讲究,才做得慢。”父亲做事严谨,我遗传了他的风格。不论做什么事,但凡力所能及,总要精益求精。看人看事,也曾经以为,不是好人就是坏人,不是好事就是坏事。

读中学时,有一次,几个女同学来我家玩,其中一个,说是跟她妈妈吵架了,两天没吃饭。当时家里只有一碗冷饭、一碟炒咸菜。我请她分享了我的午饭,她横竖谢绝。后来,听说她跟她妈妈和好了。我不解。另一个女同学说,“到底是自家妈妈呀!”当年的我常常纳闷——这家男人小肚鸡肠婆婆妈妈,他



由此可见,我家的婚宴在李大厨的店里也就不足为奇了,受我外公的影响。第一次婚宴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大舅准备在饭店里举行结婚仪式,可他失望而归,整条南京路上居然没有一家餐馆提供宴席。大舅只得硬着头皮去亲戚朋友家收肉票证,勉强在家烧了两桌家宴。

第二次婚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堂舅也想在“新雅”摆上两桌。但这时南京路上的酒店还不承办酒席,只有堂吃。堂舅看了菜单,可供选择的菜并不多,而且还得先买筹子,然后自己去端菜端饭,当时的酒店更像是个大食堂。堂舅无奈,决定派出家人提前去抢占座位,然后将小方桌拼成长桌,每桌坐8个人,服务员也由姑嫂妯娌充当。那一天,他们几乎点遍了饭店里所有的菜肴,什么辣白菜、方腿;咖喱鸡块、蚝油牛肉、蘑菇青菜……那个年代形式不重要,有吃就很满足了。

第三次婚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我家小舅要结婚了。他脑子活络,开了后门这才摆了喜宴。直到今天他还能清清楚楚地忆起当年50元一桌的菜肴好不丰盛:有青豆虾仁、蚝油牛肉、芙蓉鸡片、奶椰戈渣,咕佬肉;还有葱油鸡等几道大菜,最后上了甜品:奶油布丁。能订上酒席已是不易,更何况还有这些平时难得吃得到的佳肴,小舅在亲朋的喝彩声中长足了脸。自然,那些剩余的汤汤水水绝不会浪费,都倒进带去的钢精锅里了。

如今的“新雅”早已走出了上海,那些看家菜水准的“蚝油牛肉”“咕佬肉”“清炒虾仁”作为半成品也早就走进了寻常百姓家,只要愿意,足不出户就能天天在家吃。岁月悠悠,我家的四次婚宴折射了中国人生活的大变化,我内心的赞美多于感叹,记忆如同一座桥,最真实的才最难忘。

很多事,是需要先付出才能得到好处的。就像一颗种子,总得先种到地里,至少适量浇水,才可能萌芽、长大,开花、结果。如果只期待而不播种,怎么可能有收获呢?可是却有很多人,幻想着先得到好处,甚至,贪婪地想把“付出”的那一步删除,好比从未在银行存过钱,却企图拥有利息。诚然,付出不一定有回报,但不付出一定得不到,所谓不劳而获,天上掉馅饼的事,多是骗局。不肯先付出,是怕吃亏在作祟,如果说愿吃亏是一种舍,怕吃亏,则是另一种舍。

老婆仍对他不错。那家儿子天天酗酒,他父母居然无动于衷……后来才明白,很多人和事,并不是非黑即白。世上之人,绝大多数是有缺点的普通人。人们对外人说家里人的坏话,只是想得到几句安慰,并非真的要外人鼓劲,鼓励他(她)与那个可恶的人决裂。

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。完美本身,就是有缺陷的。英国作家伊恩·麦克尤恩说过:“美,只是一条狭窄的光谱带;丑,却形迹万千。”太追求完美,就是不近人情。人与人之间,倘若对彼此的期望过于理想化,其结局,往往不大高妙。金无足赤,是大概率;容人之短,是大本事。最高明的作家,对笔下的人物,从无直白的褒贬。好还是坏,由读者自己评判。

这世上,不如意事常八九,可与人言无二三。只要未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,大多数的人和事,都是可以“容”的。家庭也好,小区也罢,都以“和为贵”为上。至于工业生产、医学医药、科学研究等,都应尽可能地追求完美。否则付出的代价,将是无辜者的生命。

有一则关于降落伞的故事,说是为了保证质量,将军命令厂商负责人随机抽取出厂的成品,亲自试用,降落伞的合格率因此达到了百分之百。有人质疑此事的真实性,说是翻译不精准导致的误传。无论怎样,很多产品的质量高低、诸多行业从业者的敬业与否,关乎用户的性命和健康,是不争的事实。或许,我们可以这么说——处世,不必要求周遭的人十全十美;做事,还是尽可能地追求完美。

由此可见,我家的婚宴在李大厨的店里也就不足为奇了,受我外公的影响。第一次婚宴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大舅准备在饭店里举行结婚仪式,可他失望而归,整条南京路上居然没有一家餐馆提供宴席。大舅只得硬着头皮去亲戚朋友家收肉票证,勉强在家烧了两桌家宴。

第二次婚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堂舅也想在“新雅”摆上两桌。但这时南京路上的酒店还不承办酒席,只有堂吃。堂舅看了菜单,可供选择的菜并不多,而且还得先买筹子,然后自己去端菜端饭,当时的酒店更像是个大食堂。堂舅无奈,决定派出家人提前去抢占座位,然后将小方桌拼成长桌,每桌坐8个人,服务员也由姑嫂妯娌充当。那一天,他们几乎点遍了饭店里所有的菜肴,什么辣白菜、方腿;咖喱鸡块、蚝油牛肉、蘑菇青菜……那个年代形式不重要,有吃就很满足了。

第三次婚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我家小舅要结婚了。他脑子活络,开了后门这才摆了喜宴。直到今天他还能清清楚楚地忆起当年50元一桌的菜肴好不丰盛:有青豆虾仁、蚝油牛肉、芙蓉鸡片、奶椰戈渣,咕佬肉;还有葱油鸡等几道大菜,最后上了甜品:奶油布丁。能订上酒席已是不易,更何况还有这些平时难得吃得到的佳肴,小舅在亲朋的喝彩声中长足了脸。自然,那些剩余的汤汤水水绝不会浪费,都倒进带去的钢精锅里了。

第四次婚宴是堂舅的儿子结婚,喜酒还是在李大厨的店。这一次绝对称得上鸟枪换炮:南京路步行街的火爆,让人感受到什么才是人气。在宽敞气派的大厅里等电梯时,我的眼里装满了美轮美奂,而开宴时首先摆上桌的冷盘:乳猪八小碟,有个好听的名字:“金玉满堂”,既好看又讨口彩……

如今的“新雅”早已走出了上海,那些看家菜水准的“蚝油牛肉”“咕佬肉”“清炒虾仁”作为半成品也早就走进了寻常百姓家,只要愿意,足不出户就能天天在家吃。岁月悠悠,我家的四次婚宴折射了中国人生活的大变化,我内心的赞美多于感叹,记忆如同一座桥,最真实的才最难忘。

很多事,是需要先付出才能得到好处的。就像一颗种子,总得先种到地里,至少适量浇水,才可能萌芽、长大,开花、结果。如果只期待而不播种,怎么可能有收获呢?可是却有很多人,幻想着先得到好处,甚至,贪婪地想把“付出”的那一步删除,好比从未在银行存过钱,却企图拥有利息。诚然,付出不一定有回报,但不付出一定得不到,所谓不劳而获,天上掉馅饼的事,多是骗局。不肯先付出,是怕吃亏在作祟,如果说愿吃亏是一种舍,怕吃亏,则是另一种舍。

